

類書纂要



類書纂要



類書纂要卷之二十一

秦使

王之所以撫萬國

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

受命而飲

公孫高將使于齊曰吾出使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

飲建所饒儉薄而內熱飲永言憂事之難非食之為也

朱軒

李肅乘法駕緋單車

來飲以單車

負弩先驅

司馬相如建節

在使蜀太守以下

衣繡持斧

暴勝之為直指使者

受命不

私唐陸元方為觀察御史武后時使嶺外涉海風濤元

使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濤頓息

益

漢和帝分遣使者微服單車各至州縣觀採風謠

京師府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

何以及知之邵指星示曰有二使星臨益州分野故知之

登粟賑貧

武帝時河內失火使汲黯往視之黯曰不見憂

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

有澄清志

范滂少驕清節時冀

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

埋輪當道

張綱事詳張旌陳震拜

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

申盟載好日

新其事震以不才

得充下使即日張旌語衆各自約誓國

奉璧

趙惠文王時

有典制懼或有違幸遵新誨示其所宜

五術察風俗

宗德

璧入秦昭王無意償趙城相如完璧歸趙

中符之君長願

遣黜陟使十二人行天下陸馳四乘之傳

為內臣矣上遣

司馬相如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

素聞不疑賢

暴勝之

使者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盛服至門

上謁勝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

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威名舊矣及承顏接詞凡為吏太

剛則折大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則永終天祿勝之薦不

疑獻鵠曰寡君使使蔡無澤獻鵠于齊侯行路失之謂齊侯

買鵠不敢易君幣非不能逃亡恐絕兩君之好非不能自

殺惡貴鵠賄人是以獻空籠齊侯曰得言勝如得鵠矣

進烏昧草民所食烏昧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

後無若潘孟陽唐憲宗詔潘孟陽往江蘇察諸使治否孟

陽江淮帝誠之曰無若潘孟陽所至流連唱樂招納金錢其後鄭放宣

陽燾財費酣飲遊山寺而已報使馬鄭衆報使北

第一人李揆德宗時為吐蕃會盟使揆至首埋金還

暹使以金遺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

乃受馬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傳取之突厥大驚

堂漢使刀臨之武曰堂堂漢使安能自屈哉

武令拜武不羅以不失漢

武曰堂堂漢使安能自屈哉

武令拜武不羅以不失漢

武令拜武不羅以不失漢

節

張騫使月氏

得之

持節牧羊

蘇武

不肯去節

楊

信使

信使

口伐

唐鄭元璠突厥攻太原詔璠持

節往勞既至

以不信咎中國

元璠隨語折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好謂璠

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可

汗一不得豈若什旗接好則寶玉重幣一歸可汗今坐受

其利不肯乃獲貽怨自取勞苦若何諷利引還太宗賜書

曰知公口伐

邊火息

諭國威信

唐婁師德因使吐蕃

燧朕何惜金石賜于公哉

諭國威信

唐婁師德因使吐蕃

燧朕何惜金石賜于公哉

畏悅斬樓蘭王

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元鳳中傳

謝服龜茲言

使在此介子因詔令責樓蘭龜茲至皆

者還奏拜為中郎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

覆不誅無所懲艾龜茲道遠且險之于樓蘭於是日遣之

介子齎金帛以示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不親介子介

子陽引去以金幣示諱譯報王王貪漢物求見使者介子

與飲陳物示之飲皆醉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隨介

子陽引去以金幣示諱譯報王王貪漢物求見使者介子

與飲陳物示之飲皆醉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隨介

子陽引去以金幣示諱譯報王王貪漢物求見使者介子

與飲陳物示之飲皆醉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隨介

子陽引去以金幣示諱譯報王王貪漢物求見使者介子

與飲陳物示之飲皆醉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隨介

子陽引去以金幣示諱譯報王王貪漢物求見使者介子

與飲陳物示之飲皆醉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隨介

子陽引去以金幣示諱譯報王王貪漢物求見使者介子

與飲陳物示之飲皆醉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隨介

子陽引去以金幣示諱譯報王王貪漢物求見使者介子

與飲陳物示之飲皆醉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隨介

子陽引去以金幣示諱譯報王王貪漢物求見使者介子

與飲陳物示之飲皆醉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隨介

子陽引去以金幣示諱譯報王王貪漢物求見使者介子

與飲陳物示之飲皆醉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隨介

子陽引去以金幣示諱譯報王王貪漢物求見使者介子

與飲陳物示之飲皆醉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隨介

子陽引去以金幣示諱譯報王王貪漢物求見使者介子

與飲陳物示之飲皆醉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隨介

子陽引去以金幣示諱譯報王王貪漢物求見使者介子

與飲陳物示之飲皆醉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隨介

子陽引去以金幣示諱譯報王王貪漢物求見使者介子

與飲陳物示之飲皆醉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隨介

子陽引去以金幣示諱譯報王王貪漢物求見使者介子

與飲陳物示之飲皆醉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隨介

子陽引去以金幣示諱譯報王王貪漢物求見使者介子

與飲陳物示之飲皆醉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隨介

子陽引去以金幣示諱譯報王王貪漢物求見使者介子

與飲陳物示之飲皆醉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隨介

子陽引去以金幣示諱譯報王王貪漢物求見使者介子

與飲陳物示之飲皆醉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隨介

子陽引去以金幣示諱譯報王王貪漢物求見使者介子

與飲陳物示之飲皆醉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隨介

子陽引去以金幣示諱譯報王王貪漢物求見使者介子

持王首還請關議者咸嘉其功下詔封介子為義陽侯

三使絕域唐張薦字孝舉占雁足書武等與漢和親漢求

時漢使復至武夜見使者教之謂言天子射上

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在澤中使者讓

謝漢使囊中裝賈素中裝直千金有臣如此神宗時張

遣武歸丹主顧左右曰南朝少年狀元王拱辰政和三年以三司

有臣如此佳哉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酒飲客親彈見其主於混同

琵琶以侑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聚觀南朝狀元許

字仲元奉使契丹涉北境居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王信

騎屋棟聚觀曰看南朝狀元駭愕問譯者曰尚書得非黑

北國肆射都亭首破的館人駭愕問譯者曰尚書得非黑

王相公子孫乎謂其弧矢之妙侔武恭公德用也又妙於

筆法積使有求書與之趨而謝不和固無害孔道輔使契

日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丹主酌以

大厄曰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
言者以爲生事他日仁宗問之曰契丹新爲黑水所破勢
甚蹙臣恐其益慢中國故答以此言仁宗然之信以成命
使契丹主問党進何如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巳契丹主竟不能屈
風入律天漢三年西國王使使來獻使者曰常古東風入
之君我國故搜奇蘊而貢神香乘
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

政理

共治單父

必子賤事

三者足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

曰安忠乎

曰忠於主

安信乎

曰信於令

安何爲不爲

董闕

于爲

敢乎曰

敢於不善

人安于曰

此三者足矣

何爲不爲

董闕

于爲

趙上地

守行石邑

山中其間

峭如墻深

百仞問其

旁卿左

右曰人嘗

有人此者

乎對曰無

有曰嬰兒

癡聾狂悖

之人

昔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闕于喟然嘆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潤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明乃治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於鄴告敢犯矣何爲不治乎明乃治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無邑不有奸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誅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親之而竊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政清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爲明明乃治治乃行政清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惟開營客館平津侯自以布衣爲相乃開東閣營陽政清開營客館客館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次曰翹材館次曰接士館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奉職死節有氣公廉不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館奉職死節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案致其罪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不終不願妻子矣

尹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

輒被籍縣縣收取黠賈賤不失實趙廣漢為鉤距以得事

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佐其賈以類相準

莫能相率以孝弟韓延壽為潁川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

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人莫敢欺周紆為召

追捕之苦民無後禁之憂皆便安之人莫敢欺周紆為召

椽憚糾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

寺門人曰夕誰哉藁人城者門者對唯右廷柱後惠文張

武欲以刑罰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椽言武必辦治

猶二君

馬立事詳

任吏以職

馬援務閑寬信恩以待下

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自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

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羗欲旅

拒此乃告誠引罪得良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

太守事

紫雲沓起甘雨登降人為之歌曰天久不雨丞人足下生

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登二年與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孟賊岑君

渴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麓含哺鼓腹馬知凶

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舉為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左司隸又舉故靈州

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嘗坐贖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

悅曰吾嘗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

今宜光以奏吾過是韓厥之舉也

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歸鄉里閉門掃饒無所干及

太守王昱謂杜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譽之者密知其

卷之二

漱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實而知善不薦聞惡無

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意力行之賢而密

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罰得中禮讓化

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漸服待之彌厚禮讓化

人問憲為綿竹令以禮讓化人縣民杜成夜行得遺賂一

囊有錦二十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忿恚可忍劉矩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民有爭訟矩常引

使歸更尋思鹿為吉凶鄭弘勤行德化隨車致雨白鹿方

訟者感之鹿為吉凶道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

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有奇節羅參事詳積細草

車幡畫象鹿明府其為相乎有奇節太守類積細草

卧在寢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象而俗不知織績民冬

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寢至官斥

責儲時為作紡績練編之連姻王室虞芝州命部南陽從

其以教之民得免寒苦連姻王室事太守張忠連姻王

如八錢出死生何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與王

如八錢出死生何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與王

觀過知仁

吳祐遷膠東相嗇夫孫性私賊民錢市承以進

懸懼諸閣

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

豫以親故

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

還以承

一郡慕化張霸為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

遺之

郡慕化但聞誦聲野無遺寇時人語曰

城中烏鳴

父母色無憔悴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

府中諸吏

皆孝友

舉刑之又

一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隣

家熟麥以

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來取勿復盜也為名

士咸和中

貴游子弟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為達

士壺屬色

於朝曰恃禮傷教罪莫斯甚國家傾覆實由于

此欲奏治

之王導庾亮不從問饋所由陶侃練庶事勤稼

乃止其後

皆折節為名士

勸之有奉

饋者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主名

他所得則

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

不立

隆雲為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

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

常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

是一縣稱沙門真盜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

為神明沙門真盜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常自執

綸無何絨閉不異而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

自誣服慶疑召問賈人曰卿綸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

日頗與人同宿乎曰無又問曰與人同飲乎賈曰日與一

沙門再度酬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

門即獲常為第一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

所失金常為第一為天下第一傳翹代為山陰問玄明曰

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所不勤而清傳

載作令惟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勤而清傳

為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發奸摘伏惠化

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清請則憲綱自行勤

則事無代貧輸租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還當歲檢夏

不取以代貧省事清心劉炫謂牛弘口省官不如省事省事

人輸租省事清心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可得

人輸租省事清心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可得

喜愠色

范邵為後儀令有二人挾絹於市互爭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

於是擒之

常山栗

孝武時李留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

服其罪焉

州丁零數為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

力不敢入境賊于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得趙郡地也責

之還令送鹿故處其見憚如此郡為之謠曰詐作趙郡鹿

猶勝常

詐市馬

高謙之為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

山栗

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偽枷

一囚立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密遣心腹察市中反聞

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頌聲張晏之為北徐崔武子督察州郡至是無所案惟獄

得百姓清德頌數篇乃嘆曰本求罪狀反聞頌聲獄

櫓生桃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率群吏拜詔而已

老人丁金剛

直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無敗政

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齊辭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

知古問仲舒欲知今問齊辭則無敗政矣手板畫地

宗

嘗賜醢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甬，不能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畫地曰：「犯此者著論。」蒙馮仇為醢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踰者。
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義，勸貴知變。崔郾治郊，以寬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
及治鄂，則嚴法峻誅，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馴，難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變也。
以貴知本惠養。柳仲郢為京兆政嚴明，後出河南，以寬惠為政，或疑不類，曰：「蠶穀之下，先彈壓郡縣，變也。」
之治本。脩堰堰。真宗朝，許景川為興元郡，嘗脩蕭何所為惠養。故堰號其屬曰：「鄠侯方定天下，乃暇為此。」
以灌農田。今吾豈愛一時之勞而廢萬世之利？於是因其堰，堰大脩之。防制纖悉。李文靖為亮責之曰：「外議以公為無口。」鄒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疑暗，苟循所陳，一行之則所斬一錢吏。張忠定公為崇傷寔多，檢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耶？斬一錢吏，公為崇。



陽令一吏自庫中出錢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公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公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薦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

二臺官 孫夢得為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或問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薦之何也孫曰昔人雖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俱以風力名天下孫晚先年執政嘗嘆曰吾無功輔政唯薦二臺官為無愧耳

書後印 王文恪以風節文辭著名而性好吏事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亟呼吏作教下縣令追買木一行人械送既至皆以屬吏吏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奸也鞠之果重疊冒取謫籍多取氣節而略細故如孫威傲騰達道皆所素重其為師日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日能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於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為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

汗教之甚